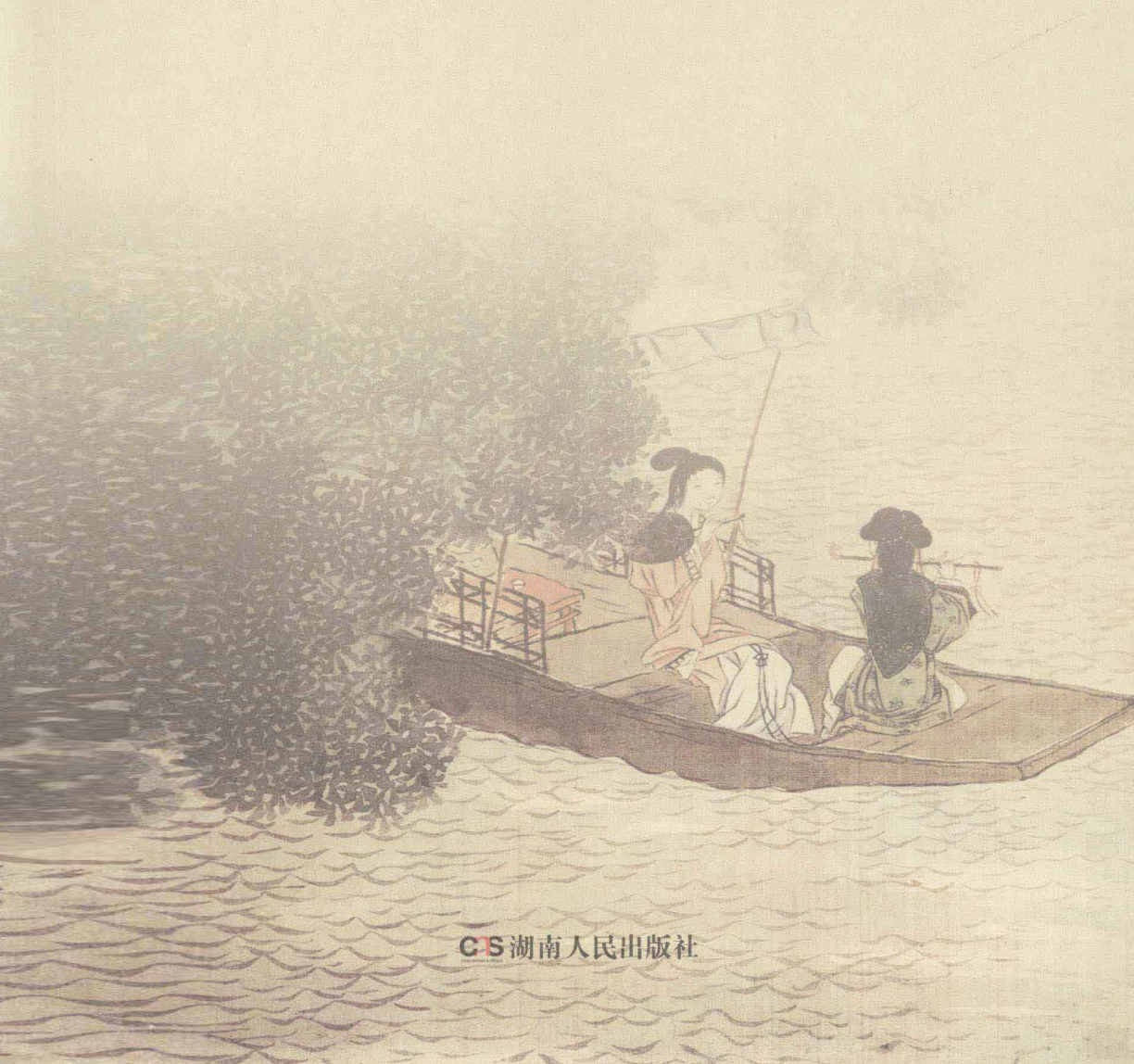


汉 英 对 照

樂府詩選

Select Yuefu Poetry

李正栓 译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汉英对照

樂府詩選

Select Yuefu Poetry

李正栓 英译

李正栓 韩志华 今译

韩志华 李正栓 注释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Li Zhengshuan

Translated into Modern Chinese

by Li Zhengshuan and Han Zhihua

Annotated by Han Zhihua and Li Zhengshuan

本作品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府诗选：汉英对照 / 李正栓 韩志华 编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38-9275-0

I. ①乐… II. ①李… ②韩…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乐府诗—诗集—中国—古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8403号

乐府诗选（汉英对照）

李正栓 英译 李正栓 韩志华 今译

责任编辑 李 林

装帧设计 廖 铁

责任校对 丁大重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275-0

定 价 45.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前言

乐府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继往开来，承前启后，魅力令人称绝。“乐府”一名始于秦，秦及西汉惠帝时均设有“乐府令”。乐府这一古代音乐官署的名称，后来演变成为一种诗体，被称为乐府，或乐府诗。中国诗歌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就在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创造了集音乐、舞蹈和诗歌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周代设立的专司礼乐的机关——大司乐，就是乐府这一官署的雏形，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事实上就是周代“乐府诗”的缩影。由此可知，乐府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



乐府的沿革

中国自古便有“采诗”的传统，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诗经》就是在采诗活动蓬勃开展的基础上编纂完成的。负责采诗的机构在历代不断发展完善。西汉时，惠帝任命夏侯宽为乐府令，掌管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各项音乐事宜。汉武帝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指导下，汉朝廷制礼作乐，从而使乐府这一专司礼乐的官署机构应运而生。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成立乐府署，并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并“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

略论律吕，以和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代乐府的职能除了制作宗庙乐章，用以祭祀之类的国家庆典，借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外，还可以通过其日常的“采诗”制度收集民间歌谣曲谱，了解民间万象、百姓疾苦，以便制定和调整统治政策。所谓：“王者所以观其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西汉设有太乐和乐府二署，分别掌管雅乐和俗乐，惠帝时成立的乐府令就是掌管雅乐的长官，而武帝时成立的乐府，即为采集俗乐的乐府署。因此，乐府便有了“文人乐府”与“民间乐府”之分。汉武帝时，乐府曾经一度空前繁荣，涌现出一大批的名人佳作。这个时期的诗歌与音乐是紧密结合的。

至汉哀帝时，因哀帝不好民间俗乐，又唯恐朝廷上下媚俗成风，危害国家社稷，于是罢乐府。只留下那些有关宗庙祭祀的雅乐，而被罢之官员回到民间，继续把人民口头创作的民歌记录下来，从而使得乐府诗歌的收集活动得以继续发展。

魏晋时，乐府这一机构又重新被统治者恢复，而“采诗制”却未能沿袭，因此“文人乐府”盛极一时。此时，乐府所唱的歌——汉代之“歌诗”——也被称作“乐府”，于是乐府便渐渐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至南北朝时，朝代更替频繁，战火连连，统治阶级更是纵情声色，致使民不聊生，因此大量反映人民疾苦的民间乐府诗作大量涌现，丰富了乐府文学的宝库。

乐府诗，最初主要是指自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由乐府机关采集、编制的用来入乐的诗歌，然而随着乐府诗的发展，其所涵盖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很多文人的仿作也被包含在



内。这些仿作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根据乐府旧曲，创作新辞入乐。二是沿用乐府旧题，仿照其思想和艺术风格撰写新辞，多不入乐。三是另创新题新意作辞，并不入乐，被称之“新乐府”。这三类仿作中，当数第二类最为普遍。建安时期的“三曹”就多以旧题作诗咏志。

乐府命题也有自己的系统，它多用“歌、行、曲、引、吟”等作题。不同的题所表达的情绪有所不同，通过下面一段明朝徐师曾的话便可有所了解：“杂而无方者为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曰歌行；高下长短，委曲尽情，以道其微者为曲；叙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意者为引；吁嗟凯歌，悲忧深思，以申其意者为吟。”（《文体明辨》）

乐府诗较之其他古诗而言，颇具自己的独特魅力。它们多是缘事而发，叙事抒怀，故事性强。乐府诗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传统，多反映和揭示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利于我们了解诗作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在体例上，五言、七言、杂言以及绝句在乐府诗中都能找到。在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上，乐府诗也颇有建树。

总之，乐府诗以其高超的叙事技巧，通俗易懂的文风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据着光辉而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分不同时期对乐府的发展作一介绍。

汉乐府

汉代最初发展起来的是辞赋和散文，一般文士都致力于散文的写作、辞赋的写作。相对说来，汉代诗坛却比较冷





寂。及至“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的出现，才使沉寂已久的诗坛，又突焕异彩，并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崭新的形式，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生命力。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汉乐府是乐府发展史上具有极其深刻意义的一个阶段。汉武帝设乐府，目的之一就是考察民风，因此汉乐府诗多为民歌，其音乐性尤为突出。在汉乐府诗中我们常会遇到“解”、“乱”、“艳”、“趋”之类的音乐名词。

关于“解”，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有云：“凡诸调歌词，并以一章为一解。”乐府在曲调上往往分为若干段落，“解”便可理解为音乐曲调上的一个重复。在论及“大曲”时，郭茂倩谈及“…而大曲又有艳…艳在曲前”。由此我们可知，“艳”多置于乐曲之前，起到提示歌舞内容的作用，即引子或序曲。“趋”与“乱”则大多出现在乐章的末尾。汉乐府中的《白鹄》一诗，在“解”、“艳”、“趋”的运用上最为完备，曲前有艳，曲中有解，曲后有趋。从这首诗中，汉乐府的音乐性便可窥一斑。

除民间乐府外，汉乐府中也不乏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如班婕妤的《怨歌行》，傅毅的《冉冉孤生竹》，辛延年的《羽林郎》等等，也都广为流传。

汉乐府的许多艺术表现手法，以及在诗的形式方面，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汉乐府的艺术成就，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汉乐府从形式上看，体例颇为丰富。分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应有尽有。尤其是以整齐的五言写成的《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等名篇，更

是脍炙人口。杂言体的《孤儿行》、《乌生》以其句式的灵活，在节奏与表现力上优势明显。汉乐府的诗篇根据叙事的繁简，或长或短。既有寥寥数十字而生动传神、风格明朗欢快、隽永清新的《江南可采莲》，又有洋洋洒洒千余字集叙事说理为一体的千古名篇《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汉乐府以其灵活的叙事体例为后世文人的创作提供了珍贵的可供借鉴的丰富资源。汉乐府诗的灵活形式突出地表现在民歌《东门行》中，全诗由一言到七言多种句式组成，其结构不但不显凌乱，反而令人感觉一气呵成，叙事抒情畅若行云流水。最后的“咄！行！”两句一言，更是将男主人公在万般无奈的状况下痛下决心，拔剑前行时毅然决然的神态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来，达到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艺术效果。由此可见，作者对于句式体例的把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汉乐府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格式，以杂言为主，并逐渐趋向五言。汉乐府的杂言体，到了唐代则发展出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在我国古体诗中独具一格，唐代许多大诗人，都用这一形式写出了很杰出的作品。汉乐府中出现的五言诗，虽比《诗经》的四言仅多一个拍节，但却便于把单音词和双音词组合起来，扩大了诗歌的容量，可以说，五言诗的产生和兴起，是由汉乐府首开其先河，而扩大到整个文坛的。

第二，汉乐府的艺术性不但表现在它灵活多变的体例上，还表现在它精准概括的叙事技巧上。《诗经》中已有某些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七月》及《大雅》中的《生民》等，但那些诗还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只能说它们是抒情诗带有叙事成分，





是叙事诗的萌芽状态。而在汉乐府民歌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的故事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有比较完整和发展中的故事情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就向读者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汉乐府在叙事方面无与伦比的精妙之处，全诗一千七百余字，堪称中国古代第一长篇叙事诗。虽情节复杂，但其叙事却丝毫未显冗沓。全诗按照情节分为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几部分，其中嵌入誓死、别母、双殉、合葬四折。情节设计跌宕起伏，极尽叙事之能事，全诗结构完整，叙事细致紧凑，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心理，再加上些许抒情的穿插，无不凸显出作者在叙事上的高超技艺。

第三，汉乐府不但拥有绝佳的艺术性，而且因为秉承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思想性也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汉乐府民歌与它同时代的“汉赋”相比较，就会显出极大的差别。“汉赋”大都描写皇室贵族们的豪华生活，或虚构祥瑞。艺术上也是形式主义，千篇一律。而同一时期的汉乐府民歌，却题材广泛，真实反映社会生活，跃动着时代的脉搏，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诗经》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发扬。汉乐府民歌深刻地刻画和反映了两汉社会的阶级状况、民生百态，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描述了人民的悲欢离合。汉乐府民歌的题材相当广泛，其中就有揭露战争残酷、控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表现人民反战情绪的《战城南》：

战城南，
死郭北，

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
 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
 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
 蒲苇冥冥；
 枭骑战斗死，
 弩马徘徊鸣。
 梁筑室，
 何以南？
 何以北？
 禾黍不获君何食？
 愿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
 良臣诚可思：
 朝行出攻，
 暮不夜归！



诗文描述了这样一副凄惨景象：在战争中不幸身亡的将士们，尸体无法安葬，而沦为乌鸦的食物；几匹受伤的战马围绕着主人哀鸣。战争不但使人们无法正常地生活，而且留在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将久久不能愈合。全诗是揭露战争罪恶的，却从始至终没有提及战场上的两军厮杀、刀光剑影，而是抓住战争结束的凄凉场面，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乌鸦啄食将士的遗体、伤马声声哀鸣等情景，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者



对于战争的愤恨和诅咒，使读者无不动容，感同身受。类似题材还有《十五从军征》，诗文没有直接批判战争和兵役制度的不合理，而是通过描述一个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去服兵役、八十岁才得以告老还乡的老翁的遭遇，对封建统治阶级穷兵黩武、不顾生灵涂炭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汉乐府民歌中还有大量揭露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展现人民反抗精神的作品，《陌上桑》就是一例。使君看上美丽机智的采桑女罗敷并欲占为己有。罗敷机智应对，不但自己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还戏弄了使君，使他得到了应有的教训。

关于描写封建礼教下的婚姻家庭悲剧的，汉乐府民歌中亦不乏优秀之作，《孤儿行》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它描述了一个备受兄嫂欺凌虐待的孤儿悲苦的生活状态，对封建宗法制度给予了无情的批判。朱桓堂曾说：“读《饮马长城窟行》，则夫妻不相保矣，读《病妇行》，则父子不相保矣，读《上留田》、《孤儿行》，则兄弟不相保矣。”（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题材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

当然，汉乐府民歌中也有反抗封建礼教压迫，激情洋溢地讴歌青年男女不畏艰险追求幸福的作品，如《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上邪》大胆泼辣地表白了一个刚烈女子的情爱心迹，抒情豪迈，激情澎湃，堪称同时代抒发爱情诗歌的楷模。与文人诗词中所喜欢描述的少女对爱情的羞涩情态相比，民歌中所表现的少女对于爱情和幸福的追求则更无所顾忌，更加直白热烈。“山无陵，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何等的气魄，出自一个女子之口，可谓振聋发聩，常被后世之恋人引以抒怀，至今仍然广为传颂。清张玉穀《古诗赏析》评价此诗说：“首三，正说，意言已尽，后五，反面竭力说。如此，然后敢绝，是终不可绝也。叠用五事，两就地维说，两就天时说，直说到天地混合，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笔奇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胡应麟评价此诗说：“《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上邪》一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上承《诗经·邶风·柏舟》，下启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在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汉乐府民歌中还有少数讽刺统治者卖官的政治丑剧和揭露权门豪贵荒淫生活的。前者如《长安有狭邪行》：“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讽刺的便是买卖官职这一恶俗。卖官的腐朽政治风气，在西汉时期便已开始，到东汉则愈演愈烈，因而出现了无官职而有官服的所谓“衣冠仕”的怪现象。又有诗称其为“仕洛阳”，洛阳是东汉的首都，证明此诗是反映东汉的作品。后者如《相逢行》，极力描写诗中少年家庭是如何的荣华富贵，好像句句是恭维，其实句句



是奚落，是另一种讽刺的手法。

而对待较好的官吏，汉乐府中也有积极的评价，如《雁门太守行》中，对汉和帝时洛阳令王涣政绩的肯定，则表现了人民的爱憎分明。东汉乐府继续进行着“采诗”活动，这也是一个明证。

通过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对当时的阶级状况、民生百态有一些初步的认识，既了解了在封建统治阶级欺凌压榨下人民的悲惨生活，又对人民不堪压迫、奋起反抗的斗争精神有所体会。汉乐府民歌的思想性尽在于此。

总之，汉乐府在中国文学史上，对于现实主义批判传统的继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作用，独树一帜地挑起汉代文学批判这面大旗，不仅给当时的文坛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而且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汉乐府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魏乐府

魏乐府诗产生于文人乐府的鼎盛时期。至魏时，乐府废其“采诗”之职，因此几乎切断了民间乐府诗生存之源。汉末至魏时，社会动荡不安，群雄割据，兵祸不断，民不聊生，当时涌现出大批文人和富于进取精神的政治家以诗言志，借诗抒情。其中以“三曹”最为杰出。曹操的《蒿里行》、《短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曹丕的《燕歌行》、《克皖城》、《折杨柳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野田黄雀行》、《怨歌行》，都是传世佳作。可以说“三曹”为乐府诗的沿袭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分别略述三人在乐府诗上的成就。



曹操，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出身宦官之家，他平定北方，是汉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之后，他被追封为魏武帝。虽为赫赫有名的军事家，曹操却“雅爱诗音，登高必赋”，尤其是他的乐府诗成就颇高。鲁迅曾称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骨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曹操以其四言乐府诗在诗坛上被广为关注，其诗作大都抒发他胸怀天下、雄心勃勃，欲成就一统天下之霸业的英雄气概。《短歌行》就是一首表现他为成就霸业、而求贤若渴的诗作：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
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
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
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
枉用相存。
契阔谈讌，
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
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
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短歌行》洋溢着一种慷慨激昂的情绪。前八句从眼前的酒宴歌舞入笔，中间十六句诗人转入对招贤揽才的渴望之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四句就生动贴切地表达出曹操对贤士朝思暮想的急切心情。贤士既已归来，诗人自然喜不自胜。最后八句，表明了作者希望天

下贤才尽归于己，共创伟业的雄心壮志。清代张玉穀曾以“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古诗赏析》卷八）点明了此诗的主旨。

曹操终生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强烈的进取精神在他的诗中亦有体现，其中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就充分抒发了作者的这种情怀：

神龟虽寿，
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
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
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
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诗中，曹操一开始便以龟蛇为例，说明人与万物一样最终难逃一死，“犹有，终为”四字便刻画出作者对待死亡的豁达心境。比起威名赫赫的秦皇、汉武，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曹操足以令人景仰。然而更为可贵的是曹操能够正确对

待有生之年。越是人到老年，更应积极向上，争取干出一番事业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道出了作者对人生执著的追求。诗中所表现出的不懈的进取精神、积极的生活态度更是跨越了时代的界限，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曹操的四言乐府诗构思独特，表达巧妙，千百年来传颂不衰，他的诗既充满了艺术的表现力，又富于深刻的人生哲理，能够鼓舞人心，激发斗志，是不可多得的励志佳作。

曹丕，字子恒，魏文帝，其乐府诗以七言见长，然而多以男女情爱、离愁别绪为题。曹丕创作的《燕歌行》是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曹丕也因此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秋风萧瑟天气凉，
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
念君客游多思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
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
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